

## 書 評

侯 杰、李 淨 昉\*

王承文著

《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

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11月，856頁，ISBN 7-101-03618-X

作為中國本土宗教，道教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各道派都著錄了大量道經。這些道經所反映的教義思想、齋醮科儀及其構築的經教神學體系是研究道教史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發展演變的重要內容。200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山大學歷史系王承文教授撰寫的《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一書，通過對敦煌文書中的古靈寶經的解讀，釐清了古靈寶經作為道教經典的發展衍化過程，探尋了古靈寶經與天師道的關係，從而更加清晰地展示了道教在晉唐這一重要歷史階段的發展狀況。而作者從多個角度對古靈寶經的開創性研究，也進一步深化了學術界對「道教之精神」的理解。

眾所周知，道教經典除了後來收入《道藏》的珍貴典籍外，還有許多保存在敦煌遺書中，直到1900年才重新被發現。在保留下來的600多件道教文書中，靈寶經文書就占了一半以上，而古靈寶經是由南朝陸修靜在《靈寶經目》中所著錄的一批早期靈寶經。古靈寶經產生於東晉末年，在教義思想、經教神學體系和齋醮科儀等方面都起到整合道教的作用，突出地反映了作為

---

\* 作者侯杰係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李淨昉係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研究助理。

Jie Hou is a professor in the College of History at Nankai University.

Jingfang Li is a research assistant in the College of History at Nankai University.

本土宗教的道教希望建立統一的經教神學體系的願望和要求，對隋唐以及中古後期道教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基於敦煌文書中這批古靈寶經具有極為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國際敦煌學者和道教學者都給予高度關注，一大批富有開創性的研究著作相繼問世。但對於古靈寶經的教義思想、古靈寶經整合各道派的傾向，以及道佛之爭背後所隱含的不同宗教文化之間的交流、互動等問題尚缺乏深入的探討。從這個角度講，王承文所著《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則有不小的突破和創新。

該書從系統評述 20 世紀海內外敦煌靈寶經的學術發展史入手，立足於道經的「文本批判」，以新的視角，分別從「靈寶天文」的宗教神學淵源及其重大意義、元始天尊作為道教教主地位的確立、「三洞學說」在晉唐時代的具體演變、南北道教之間的滲透融合、靈寶派與天師道、上清派、三皇派的關係，古靈寶經與民間「巫道」的關係，靈寶派齋醮科儀體系的形成等方面進行了專題研究，並重點考察了古靈寶經在道教建立經教神學體系過程中的實際作用，以及其中所蘊含的整合道教各派思想的價值。茲將該書目次節錄於次：

#### 第一章 緒論

#### 第二章 從敦煌本古靈寶經兩部佚經論中古早期道佛關係

##### 第一節 敦煌本《靈寶威儀經訣上》考論

##### 第二節 敦煌本《太極左仙公請問經》考論

#### 第三章 古靈寶經的「三洞」思想與東晉南朝之際道教的整合

##### 第一節 古靈寶經與道教「三洞」學說的起源和發展

##### 第二節 古靈寶經對道家思想的融攝及其影響

##### 第三節 東晉南朝之際道教對民間巫道的批判——以天師道和古靈寶經為中心

#### 第四章 古靈寶經對漢晉天師道教法的整合及其分界

##### 第一節 古靈寶經中所見的天師張道陵

##### 第二節 古靈寶經的定期齋戒和「齋直」與天師道

##### 第三節 古靈寶經與「黃赤道士」的分界及道教出家理論的發端

#### 第五章 敦煌本《洞玄靈寶經三元威儀自然真經》與晉唐道教科儀

##### 第一節 敦煌本《靈寶三元威儀自然真經》解說

##### 第二節 古靈寶經的齋官制度與天師道及佛教的關係

第三節 古靈寶經與道教早期禮燈科儀和齋壇法式

第四節 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投龍簡儀的形成和發展

第六章 從隋書經籍志《道經序》的道教義論古靈寶經在隋唐道教中的地位

第一節 元始天尊的開劫度人及其教主地位的確立

第二節 靈寶「天文」和天真皇人與道教經教本源論的確立

第三節 隋書經籍志《道經序》中齋醮科儀與古靈寶經

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中國道教的研究一直非常重視道教各宗派之間的差異比較，而對道教各派的整合以及尋求建立統一的經教體系的過程關注略顯不夠。該書在這方面做出有益的嘗試：作者通過對道教「三洞」學說的形成和發展、靈寶「天文」與中古道教經教體系的淵源、隋書經籍志《道經序》與道教教主元始天尊的確立等問題的研究，第一次揭示了古靈寶經教義思想鮮明的整合特徵，及其對隋唐統一的道教經教體系的建立的重大意義。其研究表明古靈寶經具有極為強烈的整合道教各派的功能，在教義上形成了「超九流，越百氏」的鮮明特點。在古靈寶經的經教神學體系中，靈寶「真文」是核心信仰，這些「真文」就是「道」的本體和表現形式，因此既是宇宙萬化之源，又是道教「三洞經書」以及所有經法科教的本源。古靈寶經的經教神學確立了元始天尊作為道教教主的神聖地位，同時又促使道教體系由散漫而逐步趨向統一。這種經教神學對中古道教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也使道教各宗各派的經典及齋醮科儀具備了共同的本源，從而在神學理論上確立了道教經典科教統一的基礎及其神聖地位。可以說，該書為重新釐清和認識晉唐道教的發展歷程提供了新的視角和重要啓示。

除了重視對古靈寶經教義思想演變的研究外，作者還在古靈寶經與天師道等道教宗派關係的研究上提出了頗有學術價值的觀點。東晉時期，由於大批門閥貴族進入天師道，使天師道的組織和教義逐漸向符合上層統治階級利益的方向發展。而東晉後期開始出現的上清派和靈寶派等，實際上都是具有整合天師道和江南原有神仙道教特徵的新道派。

以往研究較多強調東晉南朝靈寶經等新道經與漢魏道教特別是天師道的差異，而該書則通過對古靈寶經中的定期齋戒制度、齋官制度、禮燈科儀、齋壇法式、投龍簡儀、醮祭科儀，以及與民間「巫道」的關係等問題的研究，證實了二者之間具有極為深厚的淵源關係，從而為漢魏道教向東晉南北

朝新道教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新的说明。作者指出早期靈寶派對天師道教法有所繼承和發展，古靈寶經把天師道教首張道陵塑造為靈寶經在人間的實際傳授者，靈寶齋醮科儀也基本上是對天師道齋醮科儀及其思想的直接繼承和創造性的發展。另外，古靈寶經繼承了漢魏天師道重視道家經典《老子》的傳統，在魏晉玄學思潮的推動下，進一步融攝整合老莊道家思想。這對於後來道教哲學理論的建設乃至重玄思潮的興起，均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應該指出的是，晉唐時期道教的发展狀況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問題。早在 20 世紀 30 年代，陳寅恪先生就在馮友蘭所著《中國哲學史》下卷審查報告中指出：「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數百年間，道教變遷傳衍之始末，及其與儒佛二家互相關係之事實，尚有待於研究。此則吾國思想史上前修所遺之缺憾，更有俟於後賢之追補者也。」而道教從東晉到唐代的這段歷史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間道教面臨了儒家文化以及外來的佛教文化的嚴峻挑戰，特別是在與佛教的競爭中表現出一種「真精神」，即在吸取外來宗教文化的同時，又保持了自身的文化本位，並因此獲得了較大的發展。該書作者從分析宗教與中國社會文化關係的角度出發，深入探討了「道教之真精神」這一理論命題。

由於古靈寶經中的佛教色彩十分濃厚，因此海內外學者常常強調佛教對道教的影響，並用「剽竊」、「抄襲」等詞語來形容古靈寶經對佛教的吸收，而對道教主動吸納佛教的意圖以及保持文化本位的努力缺乏基本的認識和理解。該書則對於靈寶派吸收借鑒佛教的立場及其鮮明的本土宗教傳統和「文化本位」意識進行了深刻揭示，強調宗教文化交流的雙向互動性質。作者研究發現，古靈寶經堅持佛教只是元始天尊教法的一個分支，靈寶經是高於佛教的，是宇宙中最高的道，早期靈寶派甚至試圖將佛教徒納入其經教的傳授範圍。而靈寶經的這種思想既與漢晉天師道內部「老子化胡說」的演變有關，亦與早期上清派有關。

在齋法上，靈寶派與佛教則明顯地體現出宗教文化交流的雙向互動性質。誠如作者所揭示的那樣：一方面，古靈寶經中的齋法科儀借鑒吸收了佛教的地獄輪迴以及「大乘」度人救世的觀念，從而賦予一系列本土宗教祭祀禮儀以新的思想文化內涵，使其宗教功能得到創造性發展；另一方面，佛教在中國的草創以及逐步發展、完善，也大量借鑒了本土道教齋醮科儀和宗教

內涵。佛教對中國古代宗教和靈寶經等道教齋法的吸收，成爲了印度佛教中國化的重要內容。事實上，古靈寶經所體現出來的對於外來佛教文化的兼容、吸收和超越精神，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所在。中國傳統文化有著較強的包容性，而隋唐時期道教的發展正是這種特性繼承和發揚的結果。

另外，針對國外學者提出的「道教是中國人試圖創立的一種個人的宗教」的觀點，作者從古靈寶經中找出了大量例證來加以反駁。漢晉時代，天師道、上清派、三皇經的教義和科儀，注重個人的祛病消災和得道成仙，的確體現了道教作爲「個人宗教」的某些特徵。而古靈寶經的齋醮科儀一方面整合和吸收了天師道、上清派儀法，另一方面則繼承發展了中國古代宗教的傳統，突出其與家族、社會集團的關係，具有明顯的集體儀式的特點。古靈寶經對古代宗教祭祀禮儀及其所代表的禮教秩序的維護發展，亦促使道教向上層社會和王朝統治者所認同的宗教轉變。

以往道教史研究者對道教從東晉到唐代這段歷史的揭示，多側重於對道教不同教派歷史的敘述，而該書則著眼於道教的系統性，突出道教與中國社會文化的關係，而不囿於單純的道教教派歷史、教義思想的分析。全書主旨鮮明，既探求了道教的特徵和性質，又將宗教與社會文化研究相結合，將道教史置於大的時代與文化背景之下，從而開闊了研究視野。由於作者既追溯了古靈寶經教義的古代宗教思想淵源，又注意到古靈寶經與道家、儒家思想的融合，以及對民間信仰和文化的吸收改造，從而將道教發展演變的歷史前後貫通起來，避免了斷代研究所帶來的割裂感。

在研究方法上，該書作者立足於文本批判，將研究的焦點集中在古靈寶經的發展和演變上，並綜合運用了宗教學、歷史學、文獻學的研究方法，將出土文獻、碑刻資料與傳世文獻相互參證，使得論證更加有力。例如在對南北朝道教關係的研究上，作者以古靈寶經爲基礎，結合《道藏》及大量古代石刻、碑刻資料，對北魏寇謙之的道教改革做出了新的評價。作者認爲寇謙之的改革發生在古靈寶經問世以後十多年，應受到東晉後期以來江南靈寶經、上清經以及天師道的影響，而不應看成是一種完全與南方隔絕的孤立歷史現象。以往對南北朝時期道教歷史的研究，側重於分析南方道教與北方道教之間的差別，而該書則在多種資料的參證下，揭示出南方道教與北方道教之間密不可分的聯繫。

爲什麼會選擇依靠文本來研究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的關係，主要是由於作者認爲只有對文本進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所用的材料才更具可信度，對材料的詮釋也才能更加合理。爲此，作者討論了敦煌本《靈寶經目》的基本結構及其所著錄的古靈寶經的年代，對比了古靈寶經的敦煌寫本與《道藏》版本的差異，並探究形成這種差異的深層原因。如敦煌文書 p.2454 號《太上洞玄靈寶妙經》記載的內容與《道藏》有所出入，在敦煌文書中，釋道微、竺法蘭都發願爲道士，而《道藏》本《太上洞玄靈寶本行因緣經》則記載此二人均是沙門。作者推測唐初以後，道士對靈寶經進行了修改，試圖爲道佛兩教確立共同的教主，在一定意義上肯定並容納了佛教。作者認爲研究這批早期靈寶經的意義之一，就在於揭示中古早期的佛道關係，與經過南北朝中後期到隋唐佛道激烈論戰以後的情形有很大差別。道教對佛教的融合、吸納與超越正體現出道教的真精神。本書作者經過縝密研究，最終證實了古靈寶經不僅僅是與上清、三皇或天師道經典並列的一個一般性道經集成，而且是具有整合晉唐道教經教傳統的平臺和載體。

不可否認，對宗教經典的解讀是宗教研究的重要方面，不過單純從文本出發考察宗教的發展仍不夠全面，還應該注意分析宗教的主體性及其在具體歷史時段內的實踐形態。因此就對道教的經教體系的研究而言，除了重視從古靈寶經等原始文本中梳理道教教義、組織發展的歷史外，也要同時關注道教在晉唐時期的信仰群體以及信仰的實踐情況。另外，作者比較注重對社會上層信仰道教情況的分析，而對下層民眾信仰道教情況的分析略有不足。作者認爲從東晉至南朝，下層民眾的宗教信仰由具有民間性質和反抗色彩的道教向上層統治階級所認可的官方道教轉變（頁 319），而對其是否吸收了民間宗教的某些內容，以及官方信仰與民間信仰的互動缺乏更爲深入的分析，這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內容。可以看出，《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一書是對古靈寶經長期持續研究的成果，表現出深厚的學術研究功底。但是由於本書也是在不同時期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編著而成，因此書中尚存在一些重複之處。例如對古靈寶經的定義，就在不同章節反覆出現，而這一點可以在全書開篇就交代清楚，不必重複說明。

總之，《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一書是作者在對敦煌學、道教靈寶派國際學術研究前沿的詳細掌握和瞭解的基礎上，大規模搜集和系統整理敦

煌古靈寶經的原始資料後，傾注大量心血完成的一部佳作。本書無疑是對道教作為本土宗教的特性和結構的較為成功的研究案例，從而使學界對中國道教的研究又向前推進了一步。隨著中國道教本身所具有的現代價值和文化意義越來越多地為世人所認識，有關古靈寶經的研究也必將引起更多學者的關注。